



中国古典文化精华
历代圣贤必读经典

古文观止

珍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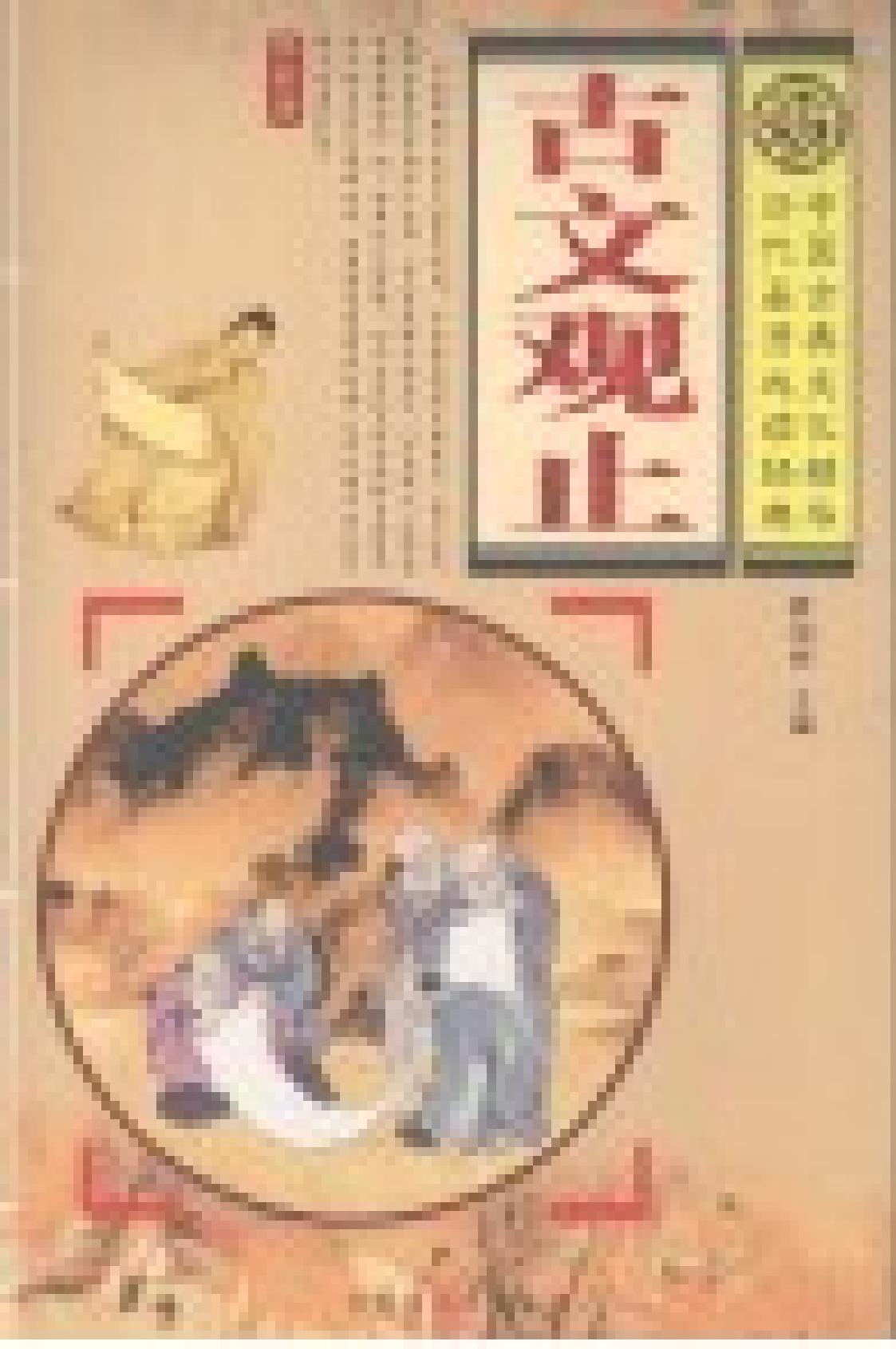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散文传统，从先秦至明清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各种文章选本可谓汗牛充栋。在众多的散文选本中，《古文观止》堪称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随着时代的推移，创作主体的文学自觉性日益提高，散文的文学性也逐渐加强，更具有审美鉴赏的价值，也可以看出古代散文的上述演变轨迹。



◎ 刘彬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化精华
历代圣贤共读经典

◎ 刘彬 主编

古文观止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散文传统，从先秦至明清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各种文章选本可谓汗牛充栋。在众多的散文选本中，《古文观止》堪称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随着时代的推移，创作主体的文学自觉性日益提高，散文的文学性也逐渐加强，更具有审美鉴赏的价值，也可以看出古代散文的上述演变轨迹。

珍藏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文化精华/ 刘彬主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1

ISBN 7-204-08819-0

I. 中... II. 刘... III. 传统文化 - 中国 - 青少年读物 IV. G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852 号

中国古典文化精华

刘 彬 主编

责任编辑:王继雄

封面设计:周宏轩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北京平谷县大华山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416

字 数:32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 7-204-08819-0/I·1804

定 价:428.80 元(全十六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17)4971562 4971659

前　　言

《古文观止》是自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 1694 选定的。二吴均是浙江绍兴人，长期设馆授徒，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除本书外，二吴还细著了《纲鉴易知录》。

散文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文体之一。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尚书》是第一部散文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散文。《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二是两汉时代，本期散文进一步发展，《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期文章多讲求声律，形成马并俪文体，《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不同凡响。四是唐宋时期。中唐韩愈、柳宗元领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北宋时，欧阳修力倡古文，苏氏父子等人互相应和，古文日渐占领文坛。五是元明清时期。本期散文基本上继承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明代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派，反对复古的唐宋派，主张性灵的公安派……，出现了归有光等散文大家，清代影响最大的是桐城派。

《古文观止》所选之文上起先秦，上迄明末，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其中包括《左传》34 篇、《国语》11 篇，《公羊传》3 篇、《礼记》6 篇，《战国策》14 篇，韩愈文 17 篇；柳宗元文 8 篇，欧阳修 11 篇，苏轼文 11 篇，苏辙文 3 篇，王安石 3 篇……共 222 篇。本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衡文标准基本上兼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当然所谓思想性是以不违背封建正统观念为基准的。选者以古文为正宗，也不排斥马并文收入 4 篇，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文章中间或末尾，选者有一些夹批或尾批，对初学者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体例方面一改前人按文体分类的习惯，而是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值得肯定。

本书亦有入选不当者，因为选编主要是着眼于考科举时做策论，故选入了一些八股气息浓郁的文章。但作为一种古代散文的入门书，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目 录

卷一 周文

郑伯克段于鄢	(1)
周郑交质	(3)
碚碏宠州吁	(4)
臧僖伯谏观鱼	(5)
郑庄公戒饬守臣	(7)
臧哀伯谏纳郜鼎	(8)
季梁谏追楚师	(10)
曹刿论战	(12)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13)
宫之奇谏假道	(14)
齐桓下拜受胙	(16)
阴饴甥对秦伯	(17)
子鱼论战	(17)
寺人披见文公	(19)
介之推不言禄	(20)
展喜犒师	(21)
烛之武退秦师	(22)
蹇叔哭师	(23)

卷二 周文

郑子家告赵宣子	(25)
王孙满对楚子	(26)
齐国佐不辱命	(27)
楚归晋知罇	(29)
呂相绝秦	(30)
驹支不屈于晋	(33)
祁奚请免叔向	(34)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36)

晏子不死君难	(37)
季札观周乐	(38)
子产坏晋馆垣	(40)
子产论尹何为邑	(42)
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43)
子革对灵王	(45)
子产论政宽猛	(47)
吴许越成	(48)

卷三 周文

祭公谏征犬戎	(51)
召公谏厉王止谤	(53)
襄王不许请隧	(54)
单子知陈必亡	(55)
展禽论祀爰居	(58)
里革断罟匡君	(60)
敬姜论劳逸	(61)
叔向贺贫	(63)
王孙圉论楚宝	(64)
诸稽郢行成于吴	(66)
申胥谏许越成	(67)
春王正月	(68)
宋人及楚人平	(69)
吴子使札来聘	(71)
郑伯克段于鄢	(72)
虞师晋师灭夏阳	(73)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74)
曾子易箦	(75)
有子之言似夫子	(76)
公子重耳对秦客	(77)
杜蒉扬觯	(78)
晋献文子成室	(79)

卷四 秦文

苏秦以连横说秦	(81)
司马错论伐蜀	(84)
范雎说秦王	(86)
邹忌讽齐王纳谏	(88)

颜斶说齐王	(90)
冯谖客孟尝君	(91)
赵威后问齐使	(94)
庄辛论幸臣	(95)
触龙说赵太后	(97)
鲁仲连义不帝秦	(99)
鲁共公择言	(103)
唐雎说信陵君	(104)
唐雎不辱使命	(105)
乐毅报燕王书	(107)
谏逐客书	(110)
卜居	(113)
宋玉对楚王问	(114)

卷五 汉文

五帝本纪赞	(116)
项羽本纪赞	(117)
秦楚之际月表	(118)
高祖功臣侯年表	(119)
孔子世家赞	(120)
外戚世家序	(121)
伯夷列传	(122)
管晏列传	(125)
屈原列传	(128)
酷吏列传序	(132)
游侠列传序	(133)
滑稽列传	(135)
货殖列传序	(137)
太史公自序	(140)
报任安书	(143)

卷六 汉文

高帝求贤诏	(150)
文帝议佐百姓诏	(150)
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151)
求茂才异等诏	(152)
过秦论(上)	(153)
治安策(一)	(156)

论贵粟疏	(160)
狱中上梁王书	(163)
上书谏猎	(168)
答苏武书	(169)
尚德缓刑书	(173)
报孙会宗书	(176)
光武帝临淄劳耿弁	(178)
诫兄子严、敦书	(179)
前出师表	(180)
后出师表	(182)

卷七 六朝唐文

陈情表	(186)
兰亭集序	(188)
归去来辞	(189)
桃花源记	(191)
五柳先生传	(192)
北山移文	(193)
谏太宗十思疏	(197)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198)
滕王阁序	(201)
与韩荆州书	(205)
春夜宴桃李园序	(207)
吊古战场文	(208)
陋室铭	(211)
阿房宫赋	(212)
原道	(214)
原毁	(218)
获麟解	(220)
杂说一	(221)
杂说四	(222)

卷八 唐文

师说	(224)
进学解	(225)
圬者王承福传	(228)
讳辩	(230)
争臣论	(232)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235)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237)
与于襄阳书	(239)
与陈给事书	(240)
应科目时与人书	(242)
送孟东野序	(243)
送李愿归盘谷序	(245)
送董邵南序	(247)
送杨少尹序	(247)
送石处士序	(249)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251)
祭十二郎文	(252)
祭鳄鱼文	(255)
柳子厚墓志铭	(257)

卷九 唐宋文

驳复仇议	(261)
桐叶封弟辨	(263)
箕子碑	(264)
捕蛇者说	(266)
种树郭橐驼传	(268)
梓人传	(270)
愚溪诗序	(273)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275)
钴鉧潭西小丘记	(276)
小石城山记	(278)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279)
待漏院记	(281)
黄冈竹楼记	(283)
书洛阳名园记后	(284)
严先生祠堂记	(286)
岳阳楼记	(287)
谏院题名记	(289)
义田记	(289)
袁州州学记	(291)
朋党论	(293)
纵囚论	(295)
释秘演诗集序	(296)

卷十 宋文

梅圣俞诗集序	(299)
送杨真序	(300)
五代史伶官传序	(301)
五代史宦者传论	(303)
相州昼锦堂记	(304)
丰乐亭记	(306)
醉翁亭记	(307)
秋声赋	(309)
祭石曼卿文	(310)
泷冈阡表	(311)
管仲论	(315)
辨奸论	(317)
心术	(319)
张益州画像记	(321)
刑赏忠厚之至论	(324)
范增论	(325)
留侯论	(328)
贾谊论	(330)
晁错论	(331)

卷十一 宋文

上梅直讲书	(334)
喜雨亭记	(335)
凌虚台记	(337)
超然台记	(338)
放鹤亭记	(340)
石钟山记	(342)
潮州韩文公庙碑	(343)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347)
前赤壁赋	(348)
后赤壁赋	(351)
三槐堂铭	(352)
方山子传	(354)
六国论	(356)
上枢密韩太尉书	(357)
黄州快哉亭记	(359)

寄欧阳舍人书	(361)
赠黎安二生序	(363)
读孟尝君传	(364)
同学一首别子固	(365)
游褒禅山记	(367)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368)

卷十二 明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	(371)
阅江楼记	(372)
司马季主论卜	(374)
卖柑者言	(375)
深虑论	(377)
豫让论	(379)
亲政篇	(381)
尊经阁记	(384)
象祠记	(387)
瘗旅文	(389)
信陵君救赵论	(391)
报刘一丈书	(393)
吴山图记	(395)
沧浪亭记	(397)
青霞先生文集序	(398)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400)
徐文长传	(402)

卷一 周文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

【导读】

本文选自《左传·隐公元年》。《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是一部解释孔子所编鲁国国史《春秋》的著作，它的作者相传是左丘明。左丘明，相传为鲁国的史官。《左传》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战国初年。《左传》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善于把复杂的事写得有条不紊，剪裁得当，文笔优美流畅，人物个性分明。《左传》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杰出的散文著作。

本篇记叙了春秋初年郑庄公平定弟弟共叔段与母亲姜氏勾结发动兵乱的故事。作者用极其简洁的笔墨，写郑庄公老谋深算，善用心计，把共叔段一步步逼上死路的经过。文章通过郑庄公的行事与言语，十分生动准确地刻画了他的性格与心理活动，阐述了《春秋》原文对郑庄公的狡诈不孝与不讲兄弟情义的贬斥。最后母子相见的情节也一向为人称道，无论是颍考叔的机智善谏还是郑庄公的悔恨，都写得委婉动人，栩栩如生。

初，郑武公娶于申^①，曰武姜^②。生庄公及共叔段^③。庄公寤生^④，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⑤，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⑥。公曰：“制，岩邑也^⑦，虢叔死焉^⑧。他邑唯命。”请京^⑨，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⑩。

祭仲曰^⑪：“都城过百雉^⑫，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⑬，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⑭，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⑮？”对曰：“姜氏何厌之有^⑯？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⑰，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⑱。公子吕曰^⑲：“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⑳。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㉑，夫人将启之^㉒。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㉓，公伐诸鄢。五月辛丑^㉔，大叔出奔共。

书曰^㉕：“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㉖。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㉗，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㉘，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

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繁我独无^㉙！”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㉚，隧而相见^㉛，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人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㉜！”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㉝！”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郑武公：姓姬，名掘突。申：国名，姜姓，在今河南南阳。②武姜：姜为姓，武为夫谥，即武公妻姜氏的意思。③共(gōng)叔段：共为国名，地在今河南辉县。段后来逃亡到共，叔为长幼次序，他是庄公的弟弟，所以称共叔段。④寤生：即逆生，难产。⑤亟：多次。⑥制：在今河南汜水县境内。原为东虢属地，东虢被郑所灭，地入郑。⑦岩邑：险要的城市。⑧虢叔：东虢国君。⑨京：在今河南荥阳县。⑩大：通“太”。⑪祭(zhài)仲：郑大夫，字足，其先为祭地封人。⑫都城：都邑的城墙。雉：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⑬参(sān)：同“三”。国：此指国都。⑭不度：不合规定，不合情理。⑮辟：同“避”躲避。⑯厌：满足。⑰毙：跌仆。⑱鄙：边境。此指边境地区。貳：不专一。此指背叛国君。⑲公子吕：郑大夫，字子封。⑳廪延：在今河南延津县北。㉑郑：指郑国国都。㉒启：开、导，此指作内应。㉓郿：在今河南郿陵县北。㉔五月辛丑：为五月二十三日。㉕书：指《春秋》记载。㉖郑志：郑伯的意愿。㉗城颍：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㉘颍谷：即城颍之谷。封人：守护疆界的官。㉙繁(yì)：语首助词。㉚阙：同“掘”。㉛隧：地道。㉜融融：和乐的样子。㉝泄泄：舒畅快乐。

【译文】

当初，郑武公娶了申国的女子为妻，名叫武姜。武姜生了庄公与共叔段。庄公出生时倒生，使姜氏倍受惊吓，因此取名寤生，姜氏因而不喜欢他。姜氏喜欢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请求武公，武公不同意。

等到庄公登位后，姜氏请求庄公把制邑作为共叔段的封地。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虢叔就死在那儿。你要别的地方我都照给。”姜氏于是要了京邑，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里，人们称他为京城太叔。

祭仲对庄公说：“一般的都邑，城墙超过长三百丈，那就要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规定的制度：大城的规模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得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规模符合规定，违反了制度，恐怕对您将有所不利。”庄公说：“姜氏要这么做，我有什么办法来躲避而产生的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么会有满足的时候呢？不如及早作好打算，别让祸害滋生蔓延。一旦蔓延开来，就难以对付了。野草蔓延尚且难以清除干净，更何况是您的受宠的弟弟呢？”庄公说：“不道德的事做多了必然会栽跟斗，你姑且等着瞧吧。”

过了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北部边境地区违背庄公，听从自己的节制。公子吕对庄公说：“国家不能忍受有两个君主，对此您有何打算？如果想让位给太叔，那么请允许我去侍奉他；不然的话，就把他清除了，不要让百姓们产生疑惑。”庄公说：“用不着，他这样会自作自受的。”太叔又把那两个地区划入自己的封地，领土一直扩展到廪延。公子吕又进言说：“现在可以剿灭他了，土地多了，得到的民众也就多了。”庄公说：“对君主不义，对兄长不亲，土地扩展得越大，瓦解倒台得越快。”

太叔修葺城墙，屯聚粮食，修整铠甲武器，训练好步兵、车兵，将要偷袭国都。姜夫人准备好开城门迎接。庄公打听到太叔起兵的日期，说：“可以下手了！”并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邑。京邑的人背叛太叔段，太叔段只好逃到鄢邑，庄公又领兵攻打鄢邑。五月二十三日，太叔逃亡到共国。

这段历史，《春秋》上写的是：“郑伯克段于鄢。”意思是说段没有恪守做好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他为弟弟；兄弟间如同两个国家的国君争斗，所以用“克”字；称呼庄公为郑伯，是讥刺他没好好地管教弟弟，表示这样的结果正是庄公的意愿；不说太叔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于是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没过多久，庄公又后悔了。颍考叔当时是在颍谷守卫疆界的官员。听说这件事，就假借贡献礼物，进见庄公。庄公赏赐他吃饭，他吃的时候有意把肉放在一边不吃。庄公询问其原因，颍考叔说：“小人家有老母，小人所能吃的食品她都吃过了，可是从没尝过国君赏赐的肉，请允许我把这肉带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顺，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问：“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说出了事情的缘由，并告诉他自己后悔的心情。颍考叔回答说：“您何必为这而发愁呢，如果挖个地道见到泉水涌出，在地道中见面，谁会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照他的话做了。庄公在进入地道时，赋诗说：“走入地道中，心里乐融融！”姜氏走出地道时也赋诗说：“走出地道外，心里真爽快！”于是恢复了以往的母子关系。

君子说：“颍考叔的孝心真称得上纯正。他爱自己的母亲，还把爱心推广到底公身上。《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无穷无尽，永远可以赐给你的同类。’说的应该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周郑交质

《左传》

【导读】

本文选自《左传·隐公三年》。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周王室衰微。郑庄公以诸侯的身份兼任周王室的卿士，其实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双方产生很大的矛盾。这篇短文，说的就是这时候的事。

文章先简要记叙了事件的缘由，说明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不可靠与不可取，然后通过君子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在于彼此体谅、坦诚相待，强调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文章虽然不长，但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①。王贰于虢^②，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③，王子狐为质于郑^④，郑公子忽为质于周^⑤。王崩^⑥，周人将畀虢公政^⑦。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⑧。秋，又取成周之禾^⑨。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⑩，质无益也。明恕而行^⑪，要之以礼^⑫，虽无有质，谁能间之^⑬？苟有明信^⑭，涧溪沼沚之毛^⑮，蘋蘩蕴藻之菜^⑯，筐筥锜釜之器^⑰，潢汗行潦之水^⑱，可荐于鬼神^⑲，可羞于王公^⑳，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蘋》^㉑，《雅》有《行苇》、《洞酌》^㉒，昭忠信也。”

【注释】

①卿士：周朝的执政官。②贰于虢：二心，这里指平王想把政权的一部分让虢公执掌。虢，指西虢公，周王室卿士。③交质：交换人质。④王子狐：周平王的儿子。⑤公子忽：郑庄公太子，后即位为昭公。⑥崩：去逝，逝世。⑦畀（bì）：交给。⑧祭（zhài）足：即祭仲，郑大夫。温：周朝畿内小国，地在今河南温县南。⑨成周：周地，在今河南洛阳市东。⑩中：同“衷”，内心。⑪明恕：互相体谅。⑫要：约束。⑬间：离间。⑭明信：彼此了解，坦诚相待。⑮沼沚：小池塘。毛：植物。此指野草。⑯蕡：水生植物，即浮萍。蘩：白蒿。蕴藻：聚集而生的水草。菜：此指野菜。⑰筐筥（jǔ）：均为竹制容器，方的叫筐，圆的叫筥。锜（qí）釜：均为炊具，有脚的叫锜，没脚的叫釜。⑱潢：积水池。汙（wū）：池塘。行潦：道路上的积水。⑲荐：进献。⑳羞：进奉。㉑《采繁》、《采蘋》：均为《诗·召南》篇名，写妇女采集野菜以供祭祀。㉒《行苇》、《洞（jiǎng）酌》：均为《诗·大雅》篇名。前者写周祖先宴享先人的仁德，歌颂忠厚。后者写汲取行潦之水供宴享。

【译文】

郑武公、郑庄公先后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偏爱虢公，想把政权分一部分给他，郑庄公因此埋怨平王，平王却说：“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因此周、郑交换人质，王子狐到郑国去做人质，郑公子忽到周朝去做人质。平王去逝，周朝的大夫们打算把国政交给虢公管理。四月，郑国的祭足率领军队割取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的谷子。周、郑相互憎恨。

君子说：“诚信不是出自于内心，交换人质也无用的。彼此在互相体谅的基础上处理问题，并用礼义加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做保证，又有谁能挑拨他们呢？只要有诚信，山涧小溪旁的野草，浮萍白蒿一类野菜，竹筐铸釜一类器具，池塘道路上的积水，都可以供献给鬼神，可以进奉给王公，何况君子缔结两国间的信任，按照礼义行事，又哪里用得着人证？《国风》中有《采繁》、《采蘋》篇，《大雅》中有《行苇》、《洞酌》篇，都是表彰忠贞守信的。”

碏碏宠州吁

《左传》

【导读】

本文选自《左传·隐公三年》。州吁是卫庄公所宠爱的小老婆所生的儿子。卫庄公夫人庄姜无子，所以庄公很娇宠州吁。卫国大夫石碏认为这样恐怕对本国不利，所以加以劝谏。石碏指出：爱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以正确的方法来教导、约束他，这样才能使他不走上邪路；家庭才能和睦，国家才能安定。卫庄公没有听从石碏的劝谏，对州吁溺爱放任，后来州吁终于谋反，杀了哥哥桓公自立。教子以义方，防患于未然，州吁的事留给后人深刻教训。

文章叙述简洁有序。以“东宫”二字开篇，突兀而起；以“乃老”二字结束，冷隽有味。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①，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②。又娶于陈，曰厉妫^③，生孝伯，蚤死^④。其娣戴妫生桓公^⑤。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

嬖人之子也^⑥,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碏谏曰^⑦:“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⑧。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⑨。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⑩,鲜矣^⑪。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⑫。君人者将祸是务去^⑬,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⑭。

【注释】

①东宫得臣:齐庄公太子得臣。东宫,太子所居。②《硕人》:见《诗·卫风》。诗写庄姜的美貌,车马服饰的讲究,婚姻的美满等。③妫(guì):姓。④蚤:同早。⑤娣:一般指同嫁一个丈夫的妹妹。春秋时嫁女,以妹从嫁。⑥嬖(帧)人:地位低下而受宠的人。⑦石碏:卫大夫。⑧沃:同“逸”,荒淫放荡。⑨阶之为祸:即“为祸之阶”,成为酿成祸乱的阶梯。⑩昣(zhēn):克制。⑪鲜(xiān):少。⑫速:招致。⑬祸是务去:即务去祸害。⑭老:告老退休。

【译文】

卫庄公娶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做夫人,称为庄姜,庄姜很美,但无子嗣。卫国人因此作《硕人》这首诗。庄公又娶陈国女子,名叫厉妫,生下孝伯,但很小就死了。她的妹妹戴妫与庄公生下桓公,庄姜收领桓公作为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庄公宠爱所生的儿子,受到宠爱又喜欢舞刀弄剑,庄公不管束他,庄姜却很讨厌他。

石碏劝谏庄公说:“臣下听说爱自己的儿子,理应用正确的道义规矩来教导他,不让他走上邪道。骄傲、奢侈、淫欲、放荡,是走入邪道的根源。这四者之所以产生,是宠爱、受益过多的缘故。如果您打算立州吁为太子,那就定下来;如果没有决定,这样做就会逐步酿成祸乱。受到宠爱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安心于地位的下降,地位下降而能无所怨恨,怨恨而能自我克制,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再说卑贱的妨害高贵的,年幼的欺凌年长的,疏远的离间亲近的,新人离间旧人,权势小的超越权势大的,淫邪破坏道义,这就叫做六逆。国君行事合乎情理,臣子奉命执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哥哥友爱,弟弟恭敬,这就叫做六顺。抛弃了顺的而效法逆的,这就是招致祸害的根由。作为人民的君主应该努力去消除祸害,现在却去招摇祸害,这样做恐怕不妥当吧?”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和州吁交游往来,石碏禁止他,但没做到。卫桓公即位后,石碏就告老还乡了。

臧僖伯谏观鱼

《左传》

【导读】

本文选自《左传·隐公五年》。鲁隐公想到棠地去观看捕鱼,鲁国贤臣臧僖伯认为不合乎礼义,坚决反对。他的这篇谏辞,以君王是“纳民于轨物者”为出发点,从行为准则、物用谈到政事,指出君王治理国家成败的关键,因小见大,抓住要害,层层深入,条理清晰,说服力很强。隐公此行明明是为游玩,臧僖伯不直接点明,只说捕鱼是下等官吏所管的事,避免了正面冲突,措辞委婉,观点鲜明,堪称谏言中的佳